今天H君让我做一篇文章，来谈这劳动，还要六百字，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罢。但为生计的缘故，我还是须得做出。

首先，劳动首要的便是耐心。若是无耐性，这便约莫是无法劳动了罢。倘诸君还是要辩出这未尝不可的话，我疑心诸君是否失掉了什二的神经元。

然而这劳动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了。我如是想着，于是非常得意起来。在桌上睡去了。

我做了一个梦。

梦中有两块青石板，两旁有两个无常似的人，我疑心这石板下有什么宝藏，因为我所读的故事，譬如《郭巨埋儿》，大抵都是从地下得了宝藏。我正如是想着，见那无常似的两人缓步走来，拉住我，便把我推进石板下。但见那石板下有着数千的人，在一大运动场内。 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，这大抵是东京的奥运会了罢。日本这友邦，本是可以直接把金牌拿去的，却还是尽力的比赛，将这谦让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。这实在是必得颂扬的罢。这样想着，我于是醒来，想到劳动也是这样，做做样子罢了。劳动中真正得到的又有几何呢？我想，这何不是一种倒退。有很多“正人君子”不同意，以为我的思考，实在贬低了劳动的价值，但依我观察，劳动哪里有甚么价值可言！我记得周先生做过《流氓的变迁》一文，其中有一段：“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，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”，这话用在此处，是极妥当的。当今的青年，胸膛正有一腔血要通过笔尖来挥洒的。倘若这是一团怒火，在注入一腔热血来，这火便越燃越烈，越烧越大。纵使远远的看，也能感受到这种炙热感。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，这团火是热的血，也是冷而无眼的刀剑，更是一条黑色的深沉地狗。这狗倘若不开口，总显得庄严而沉重，一旦龇牙咧嘴，便已经咬到了读者的腿上、读者的心里。